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南朝金粉錄
第三十回 兩處空談且留餘意 一編佳話待續前緣

卻說這部書有兩處脫節，聽小子細細道出。看官便知。第一處在十六回中，因朝廷起用舊臣，並召天下豪傑，趙弼欲保薦洪一鶚，洪一鶚因係布衣，恐難邀聖眷，吉慶和就以韓侯諸葛相比，又說白蕤秋最羨韓蕲王，那蕲王又何嘗不是布衣而為名將，趙鼎銳便說白蕤秋既以蕲王為可羨，自己必自命為梁姬，吉慶和又道：白蕤秋不但自命梁姬，且以蕲王許一鶚，可謂裙釵青眼，巾幗英雄。趙鼎銳又說卻當現在承平日久，天下無事，若遇征戰便可效梁夫人親執袍鼓，力助蕲王的故事。洪一鶚聽了這話，也就自命說是若有這個造化，奉命督師，定將白蕤秋帶往軍營以為臂助。後來洪一鶚征剿土匪，並未將白蕤秋帶去，此便是第一處脫節。那第二處在二十回中，吉慶和洪一鶚褚飛熊三人同往水雲庵拜見警覺禪師，問後來的功名福澤，警覺禪師便令那知客師與洪一鶚褚飛熊比武，又贈洪一鶚的七星寶劍，說他將來皆仗此劍建立功名，及至三人告別之時，警覺師又諄囑洪一鶚褚飛熊二人，有百日災難，彼時自有解救，還說數年以後與洪一鶚褚飛熊尚有一會。等到洪一鶚征剿土匪的時節，那七星寶劍並未用過一次、斬過一人，褚洪兩人也未有甚災難，警覺師亦未與他二人相會。姑作警覺師說數年以後尚有一會，洪一鶚征剿土匪不到一年，或者隨後有晤之日，卻未可知。但是百日災難與那七星劍皆屬空言無補，豈非又是個脫節？有此兩處，不必說看書的人掃興，就是我編書的人也有點子不耐煩。

為什麼呢？在那看書的人看到洪一鶚要帶白蕤秋從徵，心裡便代他設想，若洪一鶚無督師之日則作罷論，若有這日，一定有一番佳話，於是眼巴巴的望著後頭，都想洪一鶚帶兵，白蕤秋便可同去，以一青樓中人再建立些豐功偉業，豈不有光巾幗，愧死鬚眉？我編書的也是這樣想法，及至洪一鶚已經督師，白蕤秋自必同去，不待看書的以為必然之事，即我編書的亦以為然。那裡曉得洪一鶚自出征以來，一直到肅清以後，不必說白蕤秋不曾隨營效力，就連一封信彼此總不曾寄過，這樣一段佳話忽然拋去，豈不令人掃興！至於警覺師慫恿贈劍，臨別贈言，在看書的看到此處，也想這口七星劍被洪一鶚得了，必定有一番大用，如三國時趙子龍當陽道救主，那口青紅寶劍在百萬軍中殺人如草不聞聲的那種鋒利，不然何以警覺禪師當贈劍的時節，諄諄囑咐他日立功建業，仗此寶劍居多，幸即珍藏，勿可輕棄呢！乃竟剿滅土匪，一次總不曾用過。

這也罷了，大凡僧道之言，多半好事不應壞事應，以為洪褚兩人到了剿滅土匪的時節，遇著繆雙珠善使飛刀，赫達慣用邪術，這百日災難定然逃不過去，於是看書的見他們打一回仗，代他兩人擔一回憂，雖然褚飛熊遇著一次飛刀，卻被他躲了過去，中在他騎的馬腹上，洪一鶚連飛刀總不曾遇過，他兩人至土匪剿平，仍竟安然無恙，究竟不知是和尚說謊，還是我編書的真個眼光射不到。卻恨游慕湖自將隨筆錄交與小子，他又往南方經營買賣，許久皆未曾過此，又無處問他的顛末，只好將此一件疑案存在那裡，由著人說小子不慣編書罷了。五六年一個疑團總未打破。不意小子在京當差，補了內閣中書員缺，惟恨平時不慣夤緣，那些京中的大老便說小子不通時事，就奏明聖上勒令休致，小子雖被參革，到也覺得乾淨，免得與那朝秦暮楚、趨紅避黑一流人物在一起周旋，於是檢點行裝，便作歸計，雖然一時憤懣，但歸家以後何以為生，想來想去總無良策，別的事又非習慣，只得復作舊日生涯，學胡安定西湖教授，便招了幾個學生，終日裡咿唔咕嚕之乎也者矣焉哉，博得些束脩，為一家老小餬口之計。

正在那裡窮愁交集，忽然游慕湖從南方買賣回家，到小子處來訪，在此住下，先談了幾句闊別的話，他就問小子為何在家教讀，小子便將以上的情形告訴了一遍，他又代小子感歎了一回，說道：「當今之際，做官的人外面雖然榮耀，你不知道他背後那種情景，煞是可憐。官階大些的呢，還覺稍好，惟有那同通州縣以及佐貳雜職，見了上司的時節，比待自己祖宗還不同，滿口裡大人栽培，卑職感德，磕頭作揖，無所不為，雖齊人乞食墻間，終不若如此之甚，這還算是有本領，會巴結，運氣好，不倒眉。還有一種雖要這樣去做，且不能夠，你道可憐不可憐呢！此係指外省候補而言，若京裡我卻不知底細。以此看來，反不如我輩做買賣教窮館，覺得還比他們舒服些。」小子听他絮絮叨叨，說個不了，趕著止道：「這些舊話不用說了，惹得人家怪氣悶的，撿些時新的話說罷！」

慕湖忽然想起從前事來，因說道：「我那本隨筆錄，這五六年来想該編成一部書了？」小子見問，也道：「書是編成好久了，但是內中有兩件事到如今還是個疑案：你那隨筆錄中說，洪一鶚要帶他妻子白蕤秋去出征，到了洪一鶚奉命督師的時節，白蕤秋並未帶去，此是一件；此外就是警覺禪師贈洪一鶚的七星寶劍，說他將來建功立業仗此寶劍居多，及至征剿土匪，並未用過一次，又道洪一鶚褚飛熊兩人有百日災難，還說數年後與洪褚兩人尚有一會，那知皆是空言，這可不是兩件疑案麼？」游慕湖便望小子說道：「毋須著急，且將編成的書取來，我看這兩件事自有交代。」小子就取出來遞給他，他便大略看了一遍，又道：「你且收著，明日再來與你細說一切。」

說著他便去了。到了次日他果然又來，見著面時，他便趕及及的在袖子裡又取出一本書來，望著小子說道：「你看了這本就曉得以後的情事。」小子就接過來一看，見書面上寫著「隨筆續錄」四個行書草字，於是就翻開書來，從頭至尾看了一遍。

原來甲申這年兩廣海寇入叛朝廷，命洪一鶚與褚飛熊為正副統領，督帶海軍兵輪征剿逆寇，賊首餘天龍抗敵，又連結妖匪黑鴉風。其時繆雙珠已嫁了摩天嶺上一個大盜蓋世雄，他一心要與他老子兄弟報仇，也就投到餘天龍那裡入伙，賊勢頗大，佔據了多少海口。洪一鶚褚飛熊因被妖術迷惑，幾致斃命，白蕤秋得了信息，又約同褚飛熊的夫人姚翠娥齊赴兩廣，要與海寇誓不兩立。